

後漢書

冊七

後漢書卷五十七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宣張王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

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

深山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爲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

固稱疾病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

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

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尙書令續漢志曰尙書令一人千

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

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

之說文曰苛細草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

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卽賜布帛帳帷

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入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

帳器帷當作通謂生之具解帷後帳是其次矣四年拜

大司徒司直丞相舉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

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

大司徒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

及續漢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

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嬰爲

爲郎東觀記曰彪官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文○劉攽曰案除子彪

張湛傳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易家人卦曰

焉父母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三輔以爲儀表儀

也表正也書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

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

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謂請也

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主簿進曰明府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者尊高之稱

謂之明府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

謂小輅也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

敬以廣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父母

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

後漢書卷五十七列傳二十一中華書局聚

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本名郎中令

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

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

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

年十七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

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

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

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

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帝

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音所流反也因

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

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

濟困急也

孔子曰君子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

勞之

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其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

其墮嬾者

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

音力與嬾同

邑聚相率以致殷

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

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

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

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

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

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

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

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

而不許

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

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會前將軍鄧禹西征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

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

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

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

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

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

五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或問其故丹曰交

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

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

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知我者鮑叔牙

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

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

餘於泚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

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

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

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

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稱病不仕

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

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

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

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

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

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

田中歸東觀記曰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

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

掾即謂鮑恢司徒之言勞苦相過

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

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

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

不憚煩也

揚雄方言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

遂拒之良慙

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

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

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

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

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為

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畏罪者疆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季文子妾不衣帛魯

人以爲美談

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

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

其多詐

弘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事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

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
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
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
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
其然乎真僞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
體仁與利仁二入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
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
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
張湛不屑矜僞之誚斯不僞矣介猶也王丹難於交執
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

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

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

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

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

林從竦受學博洽

多聞時稱通儒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

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此俗儒也

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

冀等

遼音七倫反

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

取財裝褫奪衣服

褫解也音直紙反

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

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

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

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遭覆車

不畏天乎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于天不媿于人

賊遂釋之俱免

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

○劉敞曰

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音也後因疾告

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

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

乃出

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

不臣天子不事諸侯慎靜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

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文王後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非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今

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

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

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

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

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

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

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

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

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

客望恩者多謂父子兩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

勝我也博廣也洽偏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

於古學

宏字敬仲在儒林傳

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

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

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

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

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

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

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

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

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

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林議曰當今政

卑易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

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

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逵趙秉申屠剛及

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

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

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

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

外爲姦在內爲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

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

後漢書卷五十七列傳七十一中華書局聚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皆論語之言也言爲政謂禁令刑訓

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

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

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

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

之屬三千

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

除苛政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斲彫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

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

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

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讞非其本罪

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

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

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

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

以文避法焉

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

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

傳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

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

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

以道重無所置之若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

儒林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

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

子喬為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賢

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丹水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

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

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忠故趙孟懷忠匹夫成

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麋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

後漢書卷五十七列傳八中華書局聚

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杜林行義烈士

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

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廬江太守

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

裝買產業

鬻賣也

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符卽編也前書

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

出合之以舊出入關符信買符非真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

入陳洮買入關符既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

不出關

續漢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

既至京師常爲都講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

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

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